



2018年7月16日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第1526(2004)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a)段提交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第二十二次报告。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和该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给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  
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  
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凯拉特·乌马罗夫(签名)



2018年6月27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a)段给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a)段。安全理事会在该段中要求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每六个月以书面形式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全面独立报告，第一份最迟在2017年12月31日提交。

因此，谨根据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a)段转递监测组的第二十二次报告。监测组指出，转递的文件为英文原件。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

埃德蒙·菲顿-布朗(签名)

##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安全理事会关于伊黎伊斯兰国、 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 2368(2017)号决议提交的 第二十二次报告

### 摘要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sup>a</sup> 2017 年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部地区的军事行动中惨遭失败, 进入 2018 年后部队重新集结。这是因为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部的交战部队失去攻势, 从而使伊黎伊斯兰国能够在较长时间内获取资源, 并为下阶段发展成为全球秘密网络进行准备提供了喘息时间。2018 年 6 月, 打击伊黎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再次加速, 但它牢牢控制伊拉克边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残余领土不放, 开采出售石油, 发动袭击, 并进入伊拉克境内开展行动。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离开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净人数仍然低于预期。许多作战人员重新融入当地民众并在当地生活, 而部分作战人员则可能在某些邻国潜伏。大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前往阿富汗, 但其首选目的地并不明朗。绝大多数欧洲国民离开冲突区及邻国回到了本国。会员国对安全理事会第 2396(2017)号决议表示欢迎, 但部分会员国认为决议缺乏力度, 部分会员国则正在尽力执行决议。

基地组织(QDe.004)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得到恢复, 黎凡特人民胜利阵线(QDe.137)现在可能是该国境内最强大的恐怖团体, 并且 Aiman Muhammed Rabi al-Zawahiri (QDi.006)及其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副手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德利卜作战人员之间的争端施加影响。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组织在也门、索马里和西非部分地区的势力仍然大于伊黎伊斯兰国, 尽管遭遇当地伊黎伊斯兰国附属组织的对抗, 但与塔利班和阿富汗其他恐怖团体的联盟十分牢固。马里和萨赫勒地区的恐怖团体长期结盟令人关切, 并可能成为恐怖分子今后某些领域合作交流的效仿对象。一些会员国认为, 对于国际安全基地组织比伊黎伊斯兰国构成更加严峻的长期挑战。

眼下亟需解决的问题的有: 伊黎伊斯兰国当前财政状况信息不足、其所显示的战略意图以及对具有领导力和其他才干的久经沙场返回者和异地作战人员包括“受阻旅人”<sup>b</sup> 和其他同情者组成的现有恐怖主义网络的潜在影响。会员国对互联网带来的新的国内恐怖威胁, 包括基地组织现有网络的威胁的出现表示关切。与此同时, 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对地区稳定和重建的破坏也产生了其他安全挑战。

<sup>a</sup> 列名为伊拉克基地组织(QDe.115)。

<sup>b</sup> 见 S/2018/14, 摘要, 脚注 b。

## 目录

	页次
一. 威胁情况概述 .....	5
A.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现状 .....	5
B.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新威胁 .....	5
二. 地区趋势 .....	7
A. 黎凡特 .....	7
B. 阿拉伯半岛 .....	9
C. 非洲 .....	11
D. 欧洲 .....	15
E. 中亚和南亚 .....	16
F. 东南亚 .....	18
三. 影响评估 .....	19
A. 第 2347(2017)号决议 .....	19
B. 第 2388(2017)号决议 .....	21
四. 制裁措施 .....	21
A. 旅行禁令 .....	21
B. 资产冻结 .....	22
C. 武器禁运 .....	23
D.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 .....	24
五.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	24
附件	
制裁名单个人和实体提出或涉及的诉讼 .....	25

## 一. 威胁情况概述

### A.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现状

1. 2018 年 1 月，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遭遇失败，被困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小片土地。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叙利亚政府军在对大马士革地区伊黎伊斯兰国据点的行动中取得战果。但是，伊黎伊斯兰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部展现出更强的韧性，战斗力甚至略有恢复。一些会员国认为，这是因为叙利亚民主力量中以库尔德人为主的人民保护部队减少了对 2018 年初东部战役的参与。叙利亚民主力量加强了军事活动，到 2018 年 6 月军事形势似乎再次对伊黎伊斯兰国不利。<sup>1</sup>

2. 许多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规划人员、高级的理论、安全、军事指挥官在战斗中丧生，许多作战人员和其他人员已经离开直接冲突地区。不过，许多人仍留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些人继续全面参与军事行动，一些人则藏身于持同情态度的社区和城市地区。

3. 一些会员国估计，伊黎伊斯兰国目前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共有 20 000 至 30 000 成员，在两国大致平均分布。其中，有数千现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相当可观。<sup>2</sup>

4. 伊黎伊斯兰国继续从原始国家结构向秘密网络转变，在伊拉克转变最为迅速。但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部分领土为其在边界上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战略深度。所谓“哈里发国”的组织结构遭到破坏，但伊黎伊斯兰国的整体架构完好无损。据报 Abu Bakr al-Baghdadi<sup>3</sup> 虽然受伤，但权力依然存在，只是根据需要把部分权力下放到了冲突区以外的整个网络。伊黎伊斯兰国的安全总局、财政局、移民和后勤协调办公室完好无损，但移民后勤办公室难以开展宣传，而且负责人已经丧生。<sup>4</sup>

5. 伊黎伊斯兰国的 Amaq 新闻台继续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部运作。宣传是伊黎伊斯兰国财务和组织健康状况及战略意图的标志。2017 年 9 月至 10 月，伊黎伊斯兰国媒体活动跌至低点，此后又稳定在较高水平。媒体活动的重点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转移到了附属机构。伊黎伊斯兰国的宣传力度有所减弱，品牌可能受损。<sup>5</sup>

### B.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新威胁

6.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向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伊黎伊斯兰国的流动已经基本停止。反向流动慢于预期，但仍然构成严重挑战。一个会员国表

<sup>1</sup> 会员国信息。

<sup>2</sup> 会员国信息。

<sup>3</sup> 列名为 Ibrahim Awwad Ibrahim Ali al-Badri al-Samarrai (QDi.299)。

<sup>4</sup> 会员国信息。

<sup>5</sup> 会员国信息。

示，伊黎伊斯兰国回返人员和转移人员有条不紊但随机、分散的行动构成了“威胁转移”，回返和转移人员计划尽可能进行藏匿，以便伺机恢复积极抵抗、开展叛乱和恐怖主义行动。伊黎伊斯兰国军事阵地稳固，可能吸引大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继续留在冲突区内。<sup>6</sup>

7. 尽管如此，一些会员国报告，从2017年底到2018年欧洲的恐怖袭击事件有所减少，可能是所谓“哈里发国”在军事行动中几乎失败所致——伊黎伊斯兰国的指挥和控制遭到破坏；一些组织机构的合并计划几经挫折勉强完成；许多最活跃的恐怖行动策划和执行者在定点袭击中丧生。<sup>7</sup>

8. 但是，一些会员国评估认为，恐怖主义的根本驱动因素依然存在，而且可能变得更加尖锐。这表明，恐袭行动减少可能不会持久，伊黎伊斯兰国重组后还会卷土重来，基地组织国际恐怖活动将会增加，其他组织也会现身恐怖主义舞台。<sup>8</sup> 会员国已经将成功策划事件的减少与恐怖活动的持续活跃区分开来，表明促成这种相对平静的原因不是恐袭动机丧失，而是伊黎伊斯兰国策划、实施袭击的能力遭到了破坏。

9. 伊黎伊斯兰国核心萎缩并转入地下，似乎可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得以生存，并在邻国部署人员。与此同时，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利比亚、东南亚、西非、利比亚有大批附属组织，索马里、也门、西奈、萨赫勒也有少量组织。这些国家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组成各不相同，在阿富汗人员最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一些新出现的小型团伙。这个全球网络的威胁日益增加，并且威胁是多种多样、难以预测的。

10. 与此同时，全球基地组织网络继续展现出复原力。在索马里、也门、南亚、萨赫勒等地，基地组织的附属机构和盟友远远强于伊黎伊斯兰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基地组织领导人与 Aiman al-Zawahiri 携手，更有效地使用权力，地位更加显赫。他们影响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事态发展，与 Abu Muhammad al-Jawlani (QDi.317) 的权力形成对抗，并在伊德利卜造成基地组织的结盟团体的组成、分裂与合并。<sup>9</sup>

11. Hamza bin Laden(未列名)也继续成为基地组织的领袖人物。基地组织领导具有战略耐心，其地区附属机构作出了良好的战术判断，融入并参与当地问题。虽然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基地组织的全球直接威胁再度出现，但随着时间推移、领导力提升和宣传的加强，威胁将会加剧，一些地区伊黎伊斯兰国支持者加入基地组织的明显趋势也将使威胁增加。<sup>10</sup>

---

<sup>6</sup> 会员国信息。

<sup>7</sup> 会员国信息。

<sup>8</sup> 会员国信息。

<sup>9</sup> 会员国信息。

<sup>10</sup> 会员国信息。

## 二. 地区趋势

### A. 黎凡特

12. 伊黎伊斯兰国继续从原始国家结构向恐怖主义网络发展。它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丧失了大片领土，曾经控制的城市已经解放。但是，2018年初民主力量军事压力暂时减轻，伊黎伊斯兰国控制了代尔祖尔省东部的一些小镇村庄。其作战人员，包括余留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主要集中在幼发拉底河流域中部东侧，并控制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与伊拉克边界的战略要地。<sup>11</sup> 伊黎伊斯兰国继续在叙利亚境内发动攻击。它并不完全控制伊拉克境内的任何领土，但通过潜伏小组开展行动。部分作战人员藏身于安巴尔沙漠、卡扎菲山谷和鲁巴以西的胡赛尼亚。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境内主要对安全部队基地发动攻击，但是可以发动攻击的阵地不多。该组织计划于2018年2月22日对与沙特阿拉伯接壤的恩纳扎边界点发动攻击，但计划遭到破坏。<sup>12</sup>

13. 会员国报告，伊黎伊斯兰国多位高级领导在冲突中丧生，包括重要的政治、理论、安全和军事人物。Abu Bakr al-Baghdadi 仍大权在握，但有报道称他在冲突中受伤，伊黎伊斯兰国下放了领导结构，以减轻进一步损失。会员国评估认为，伊黎伊斯兰国固然遭受伤亡，但许多成员打算继续战斗。部分成员藏身伊拉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土耳其，对这些国家及整个地区构成潜在威胁。部分成员则被叙利亚政府军或反伊黎伊斯兰国非国家武装团体，包括库尔德武装逮捕。<sup>13</sup>

14. 伊黎伊斯兰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其他地区仍有残余人员，包括在阿勒颇的一个立脚点。<sup>14</sup> 叙利亚南部的鲁克班营地人员密集，约有8万名境内流离失所者，包括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的家属，会员国担心这种情况可能会产生新的伊黎伊斯兰国小组。<sup>15</sup>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南部德拉，与伊黎伊斯兰国结盟的Jaysh Khalid Ibn al Waleed (QDe.155)在此活动，这是该地区会员国的又一关切。他与德拉和库奈特拉的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努斯拉阵线)(QDe.137)分子距离相近，但关系敌对。<sup>16</sup>

15. 伊黎伊斯兰国从占据领土的恐怖团体不断发展为隐蔽的恐怖网络，这使他们的财政情况更加难以看清。其财政储备有所下降，但并未枯竭，一个会员国估计储备总额达数亿美元。<sup>17</sup> 伊黎伊斯兰国似乎仍可利用油气、勒索等传统的供资渠

<sup>11</sup> 会员国信息。

<sup>12</sup> 会员国信息。

<sup>13</sup> 会员国信息。

<sup>14</sup> 会员国信息。

<sup>15</sup> 会员国信息。

<sup>16</sup> 会员国信息。

<sup>17</sup> 会员国信息。

道，每月可赚取数百万美元。<sup>18</sup> 监测组在上次报告中强调，伊黎伊斯兰国失去了对油气田的控制(见 S/2018/14/Rev.1，第 9 段)。不过，由于 2018 年初打击伊黎伊斯兰国的军事进展放缓，该组织又重新控制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的一些油田。<sup>19</sup> 因此，除勒索分销网络外，石油仍然是伊黎伊斯兰国的主要收入来源，该组织用原始方法开发油气，供自己消费并出售给当地民众。<sup>20</sup> 伊黎伊斯兰国还继续在控制区和争议区对商业活动“征税”，绑架当地商人勒索赎金，赚取相对较少的当地货币资金。<sup>21</sup>

16. 伊黎伊斯兰国的准国家组织结构遭到破坏，但仍维持一些财政机构，领导核心领导继续发出财政指示。<sup>22</sup> 不断有报道称，伊黎伊斯兰国成员设法在该地区进行投资，并渗透建筑公司、货币兑换所、<sup>23</sup> 农业实体、渔业和房地产(包括旅馆)(见 S/2018/14/Rev.1，第 12-13 段)。会员国还对伊黎伊斯兰国的金融促进者和网络转向邻国开展业务表示关切。<sup>24</sup>

17. 伊黎伊斯兰国继续跨越国界输送资金，主要依靠哈瓦拉网络和货币服务企业(不知情和同谋)以及现金运送人。<sup>25</sup> 此外，伊黎伊斯兰国核心似乎继续向附属机构提供财政支持，尽管这种支持的程度并不清楚，而且可能正在减少。<sup>26</sup> 伊黎伊斯兰国使用的一个关键策略是通过中介国家输送资金，在资金在过境国运输途中再转向目的地。<sup>27</sup>

18. 地区内的一些会员国认为努斯拉阵线的威胁与伊黎伊斯兰国相当，两者都对国际社会构成威胁。据评估，努斯拉阵线仍是黎凡特解放组织保护伞下的控制力量，因此制裁委员会将它增列为努斯拉阵线的别名。叙利亚国民 Abu Mohammed al-Jawlani 是努斯拉阵线和黎凡特解放组织的领袖。黎凡特解放组织在伊德利卜省保持优势地位，但受到来自叙利亚其他反对派团体的压力。<sup>28</sup> 会员国评估认为，黎凡特解放组织及其组成部分仍与基地组织领导保持着联系。

19. 会员国报告，Aiman al-Zawahiri 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基地组织的高级领导人 Abu Muhammad al-Masri<sup>29</sup> 和 Sayf Al-Adl(QDi.001)的机构，对阿

<sup>18</sup> 会员国信息。

<sup>19</sup> 会员国信息。

<sup>20</sup> 会员国信息。

<sup>21</sup> 会员国信息。

<sup>22</sup> 会员国信息。

<sup>23</sup> 比如，见 Al-Kawthar Money Exchange (QDe.157)列名理由简述。

<sup>24</sup> 会员国信息。

<sup>25</sup> 会员国信息。

<sup>26</sup> 会员国信息。

<sup>27</sup> 会员国信息。

<sup>28</sup> 会员国信息。

<sup>29</sup> 列名为 Abdullah Ahmed Abdullah El Alfi (QDi.019)。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的局势施加影响。一个会员国表示，由于阿富汗基地组织军事专家和爆炸物专家的加入，黎解组织力量得到增强，最近从 Ahrar Al - Sham (未列名)和其他武装团体手中夺取了领土。伊黎伊斯兰国的一些作战人员，如叙利亚西北部的伊黎伊斯兰国绿色旅领导人，也加入了黎解组织。<sup>30</sup>

20. 不过，al-Zawahiri 对 Jawlani 领导的某些方面表示不满，特别是他把治理和控制土地置于国际恐怖主义承诺之上。黎解组织内部的异议导致 Sami Al-Aridi(未列名)和 Iyad Nazmi Khalil(QDi.400)率领人马倒戈，组成了 Ansar al-Din 新团体。反对 Jawlani 的其他新的重要团体包括 Jabhat Tahrir Suria 以及 Hurras Al-Deen 和 Ansar Al-Tawheed 合并后产生的 Helf Nusrat Al-Islam 伊斯兰人民阵线。<sup>31</sup> 不过，会员国评估认为，尽管黎解组织内部、与基地组织核心以及该地区其他反对派团体关系紧张，但它将保持团结。所有团体都将表明立场，与企图驱逐他们的叙利亚部队和国际部队进行血战。

21. 勒索仍然是努斯拉阵线的主要资金来源，该组织通过控制伊德利卜省和检查站，包括对商品流动“征税”赚取收入。<sup>32</sup> 绑架当地民众勒索赎金是另一收入来源，该组织并可能通过外部捐赠获得一些资金。<sup>33</sup> 会员国继续对努斯拉阵线控制区的文化遗址、博物馆、古物和文物的可能遭到破坏表示关切。

## B. 阿拉伯半岛

22. 会员国评估认为，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特别是在也门保持强大的领导结构，并继续在那里策划和组织区域内的恐怖袭击。基地组织核心领导确认，也门是发动游击战袭击的地点和区域行动中心。也门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为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QDe.129)的建立提供了肥沃土壤。<sup>34</sup> Hamza bin Laden 于 2018 年 3 月发表声明，阐述半岛基地组织的作用，对沙特阿拉伯发出威胁，并呼吁阿拉伯半岛人民进行反抗。<sup>35</sup>

23. 在也门，与胡塞的战争造成教派两极化，吸引许多新人加入半岛基地组织，其主要基地仍然设在穆卡拉市。半岛基地组织还在沙巴瓦的 Wadi Belharith 和 Azzan、马里布的 Wadi Obaidah、巴伊达的 Radda'a 市以及阿比扬的 Lawdar、Wadi 和 Mudiyah 开展行动。在安全真空和许多领域缺乏公共服务的背景下，他们支持并参与公共活动，寻求建立人道主义和治理的声誉(见 S/2018/14/Rev.1, 第 20 段)。他们避免与部落进行挑衅和对抗，争取时间招募更多新兵，寻求新的资金来源，

<sup>30</sup> 会员国信息。

<sup>31</sup> 会员国信息。

<sup>32</sup> 会员国信息。

<sup>33</sup> 会员国信息。

<sup>34</sup> 会员国信息。

<sup>35</sup> Cristina Maza, “乌萨马儿子哈姆扎·本·拉登在基地组织新视频中谴责沙特阿拉伯，呼吁推翻君主政权”，Newsweek, 19 January 2018.可查阅：[www.newsweek.com/hamza-bin-laden-osama-saudi-785121](http://www.newsweek.com/hamza-bin-laden-osama-saudi-785121)。

培养新的年轻领袖。半岛基地组织目前在也门的总兵力估计在 6 000 至 7 000 人左右。<sup>36</sup>

24. 半岛基地组织的也门埃米尔 Qasim Al Rimi(QDi.282)领导一个精准的组织结构,包括理论、宣传、军事、安全和金融部门。2017 年年中以来,由于也门和国际反恐行动的广泛开展,该组织失去了领导和战地指挥。一些会员国报告,爆炸物专家 Ibrahim al-Asiri(QDi.291)可能在 2017 年下半年丧生。鉴于 Asiri 过去打击飞机行动中扮演的角色,这将对行动能力造成严重打击。<sup>37</sup>

25 该地区会员国的信息显示,该组织继续使用简易爆炸装置/汽车炸弹作为打击也门目标的首选战术,并使用多枚火箭发射器(BM-21 和 Grad-P)、地对空导弹(SA-7 和 SA-9)、防空自动导航系统(ZU-23)、迫击炮、机械化步兵战车(BMP)和反坦克导弹(TOW),2017 年 12 月下旬使用这些导弹对哈德拉毛省 Wadi Dawan 的精锐部队军事训练营实施打击。<sup>38</sup> 该组织在对军事基地和训练营的袭击中还缴获了武器。

26. 监测组先前报告,2015 年半岛组织抢劫了中央银行穆卡拉分行(见 S/2016/629,第 24 段)。一个会员国提供新的信息表示,该组织随后提出打折出售或交换偷盗的 1 亿美元等值货币(100 万偷盗美元售 60 万美元)。因此,2015 年半岛组织资金增加,提高了工资,招募了新的成员。但是,2017 年 12 月半岛组织企图抢劫穆卡拉的私人银行失败。该组织继续绑架也门人和外国人勒索赎金。它可能还有一些以前石油销售的资金。<sup>39</sup>

27. 会员国评估认为,半岛组织在基地组织各分支中独树一帜,代表基地组织核心领导在宣传和媒体方面发挥主导作用。除了互联网英文杂志“Inspire”,阿文杂志“Al Masra”也成为基地组织的平台,对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QDe.014)、印度次大陆基地组织和青年圣战运动(SOe.001)的附属组织头目进行采访,并宣布发动袭击。

28. 会员国报告,伊黎伊斯兰国在也门仅有 250 至 500 名成员,其重点是打击也门和阿联酋在也门境内的官方目标。它的力量远在半岛组织之下,但试图开展竞争,并经常声称对半岛组织也声称发动的高调袭击负责。<sup>40</sup> 伊黎伊斯兰国当地分支由也门国民 Muhammad Qan'an Al-Saya'ri(又称 Abu Usama Al-Muhajir)(未列名)领导,他同样负责军事事务。也门国民 Radhwan Qanaf(未列名)为其副手;也门国民 Khalid Al-Marfadi(未列名)主管财务;还有在马里布、伊布、达利、亚丁等地的

<sup>36</sup> 会员国信息。

<sup>37</sup> 会员国信息。

<sup>38</sup> 会员国信息。

<sup>39</sup> 会员国信息。

<sup>40</sup> 会员国信息。

军事将领。<sup>41</sup> 地区会员国评估认为，伊黎伊斯兰国思想极端、行为残暴，对也门民众并无号召力。

## C. 非洲

### 1. 北非

29. 由于安全局势动荡、一些部落给予支持、出于需要与其他恐怖团体进行协调，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继续存在。尽管苏尔特失守，空袭持续不断，但伊黎伊斯兰国仍有能力在利比亚境内境外发动重大袭击，再度采用非对称战术和简易爆炸装置。伊黎伊斯兰国小股人员在西部的黎波里、米苏拉塔和萨布里塔周围继续潜伏，在利比亚南部的加特和乌瓦纳周围以及东部的艾季达比耶和德尔纳周围还大有人在。<sup>42</sup>

30. 伊黎伊斯兰国估计有 3 000 至 4 000 人分散在全国各地。<sup>43</sup> 它在利比亚的中央指挥部可能设在贝尼瓦利德、苏尔特南部和朱夫拉地区之间的三角地带。<sup>44</sup> 领导结构由伊拉克国民 Abu Moaz Al-Tikriti(未列名)领导，据报道他仍然在世，尽管有报道称他在空袭中丧生。<sup>45</sup>

31. 基地组织在利比亚卷土重来，成员包括其历史组成部分、伊斯兰利比亚战斗组织人员(QDe.011)，以及在德尔纳、<sup>46</sup> 班加西<sup>47</sup> 和艾季达比耶的舒拉理事会。在萨赫勒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由 Yahya Abu al-Hamam(未列名)领导，与利比亚基地组织保持财政与武器互助网络。<sup>48</sup>

32. 突尼斯西部山区继续藏匿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分子。该国受利比亚动荡局势影响。2018 年 4 月，突尼斯武装部队开始在卡塞林周围对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下属的 Uqba Ibn Nafi 营和突尼斯的哈里发战士组织展开反恐行动，捣毁了地区内伊黎伊斯兰国几个潜伏小组。<sup>49</sup>

33. 在埃及，2018 年 2 月在西奈开展军事行动，继续打击耶路撒冷支持者。该团伙于 2014 年 11 月宣誓效忠 Abu Bakr al-Baghdadi。一些会员国估计，该团伙可能多达 1 000 名战斗人员，而且对其继续显示死灰复燃的迹象感到关切。

<sup>41</sup> 会员国信息。

<sup>42</sup> 会员国信息。

<sup>43</sup> 会员国信息。

<sup>44</sup> 会员国信息。

<sup>45</sup> 会员国信息。

<sup>46</sup> 德尔纳圣战者舒拉理事会，前身是德尔纳伊斯兰教法辅士组织(QDe.145)。

<sup>47</sup> 班加西圣战者舒拉理事会，前身是德尔纳伊斯兰教法辅士组织(QDe.146)。

<sup>48</sup> 会员国信息。

<sup>49</sup> 会员国信息。

34. 会员国评估认为，回国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特别是来自北非的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继续对该地区构成威胁。该地区一个会员国指出，这些回返者增强了阿尔及利亚哈里发士兵(QDe.151)和穆拉比通组织(QDe.141)的队伍，提升了这些组织开展行动的能力。<sup>50</sup>

35. 伊黎伊斯兰国继续公开威胁北非的选举进程。突尼斯的议会选举和埃及的总统选举受到威胁，但没有发生任何事件。然而，2018年5月，伊黎伊斯兰国袭击了黎波里的利比亚高级全国选举委员会，造成13人死亡。<sup>51</sup>

36. 会员国报告，北非恐怖团伙从绑架勒索赎金、勒索地方和对走私路线“征税”中获得大量收入。不过，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直接参与贩运毒品和人口。

## 2. 西非

3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萨赫勒，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集团成功地将该地区多个恐怖团体合并为一个附属基地组织的联盟，<sup>52</sup>增加了对法国、美国和其他国际利益的攻击和宣传。<sup>53</sup> 2018年5月8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鼓动攻击法国私营公司。

38. 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集团领导人 Iyad Ag-Ghali (QDi.316)鼓动对安全部队采取战斗行动，而非攻击民众。<sup>54</sup> 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集团继续依靠穆拉比通组织，增强对象征性目标的复杂攻击的作战能力(见 S/2018/14/Rev.1, 第33段)。2018年2月14日，多名穆拉比通组织指挥官被杀，3月2日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集团称对瓦加杜古的法国大使馆和武装部队总部进行了袭击，作为报复。2018年4月15日，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集团动用迫击炮、火箭、自杀式车载简易爆炸装置，同时使用小武器，袭击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马里稳定团)和廷巴克图的法国军事基地。<sup>55</sup> 2018年5月22日，瓦加杜古的一个潜伏组织被捣毁。一个会员国评估表示，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集团可能集中袭击梅纳卡地区。

39. 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集团吸收了马西纳解放阵线，加强了领土控制。马西纳解放阵线控制了马里中部，可能给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集团增加了一个族裔层面，因为该集团开展定向宣传，鼓动当地民众打击外国侵略者。<sup>56</sup>

<sup>50</sup> 会员国信息。

<sup>51</sup> 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团长加桑·萨拉梅 2018年5月21日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的发言。

<sup>52</sup> 如 S/2018/14/Rev.1, 第32段所述。这些团伙包括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QDe.014)、伊斯兰捍卫者(QDe.135)、穆拉比通组织(QDe.141)和马西纳解放阵线。

<sup>53</sup> 会员国信息。

<sup>54</sup> 会员国信息。

<sup>55</sup> 会员国信息。

<sup>56</sup> 会员国信息。

40.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主要活跃在马里和尼日尔边界。<sup>57</sup> 尽管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足迹小于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集团，但它们的目标是破坏萨赫勒地区的稳定和正常，保持在北部的行动自由和走私路线畅通。<sup>58</sup>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目前面临压力，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缺乏支持，可能会加强与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集团的合作，但两者不会合并。<sup>59</sup>

41. 在布基纳法索，伊斯兰捍卫者分为两派。已故伊斯兰捍卫者创始人 Malam Dicko(未列名)的兄弟 Jafar Dicko (未列名)，与马西纳解放阵线领导人 Amadou Koufa(未列名)有着个人关系，战术利益也相同。<sup>60</sup> 成员国评估认为，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集团可能会转向伊斯兰捍卫者，特别是 Dicko 一派，作为进一步扩大海外网络的战略步骤。第二个派别由臭名昭著的犯罪网络领导人、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关系密切的 Bolly Oumarou Idrissa dit Oumi (未列名)领导。<sup>61</sup> 伊斯兰捍卫者的影响相当大，基本控制了苏姆和乌达兰地区，那里的安全因暗杀和绑架而受到破坏。伊斯兰捍卫者 Dicko 派拥有 90 名战斗人员，Bolly 派拥有 70 名战斗人员，他们能力有限，<sup>62</sup> 但却依靠一种行之有效的战术，4 至 6 个双人组开展摩托车行动，行动结束就在当地消遁。<sup>63</sup>

42. 会员国评估认为，恐怖分子正在利用领土控制和族裔冲突激化民众，特别是在用恐吓手段赶走学校教师的地区。<sup>64</sup> 越来越多打着理论旗号的非政府组织向当地恐怖团体提供资金，会员国担心，激进化正在提升萨赫勒地区的威胁程度。<sup>65</sup> 在莫普提-塞古地区，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集团的骚扰战略取得了成功，学校在极端分子的控制下重新开放。<sup>66</sup> 在巴马科，指导思想的重点转向反对选举进程，偏向激进分子。<sup>67</sup> 与此同时，博科圣地(QDe.138)<sup>68</sup> 和伊斯兰国西非省在其控制区，包括乍得湖流域，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

43. 在该地区，现金经济占主导地位，不受控制，有利于通过勒索、慈善捐赠、走私、汇款和绑架资助恐怖团体。<sup>69</sup> 在尼日利亚，伊斯兰国西非省 2018 年 2

<sup>57</sup> 会员国信息。

<sup>58</sup> 会员国信息。

<sup>59</sup> 会员国信息。

<sup>60</sup> 会员国信息。

<sup>61</sup> 会员国信息。

<sup>62</sup> 会员国信息。

<sup>63</sup> 会员国信息。

<sup>64</sup> 会员国信息。

<sup>65</sup> 会员国信息。

<sup>66</sup> 会员国信息。

<sup>67</sup> 会员国信息。

<sup>68</sup> 列名为 Jama'atu Ahlis Sunna Lidda'Awati Wal-Jihad (QDe.138)。

<sup>69</sup> 会员国信息。

月 18 日绑架了达帕奇镇的 111 名女学生，并于 3 月 21 日将其释放，换得大笔赎金。<sup>70</sup>

### 3. 东非

44. 基地组织附属组织青年圣战运动仍是索马里的主要恐怖组织。<sup>71</sup> 尽管一再对其发动军事攻势，但这个组织却增强了能力，并保存了影响力和号召力。它的行动方式多种多样，受到攻击时采用游击战，或撤退到地方社区，躲藏起来，重新集结。2017 年下半年，青年圣战运动在摩加迪沙附近的贝纳迪尔加强了队伍，使其最近能在摩加迪沙中心地带展开攻击。

45. 青年圣战运动主要在索马里境内开展攻击，袭击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的部队基地，还继续侵入邻国。2018 年初，大约 200 名青年圣战运动作战人员被打死打伤，运动分成小股团伙以图再战。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该组织的行动，打击了士气，一些战斗人员逃散到索马里各地。<sup>72</sup>

46. 青年圣战运动继续把简易爆炸装置作为首选武器。会员国评估，该团伙拥有必要的材料和装配知识；近年来，它加大了简易爆炸装置，增强了杀伤力；<sup>73</sup> 从当地民兵和索马里国民军叛逃者那里获得武器弹药，并从利比亚和也门走私轻武器(见 S/2018/14/Rev.1，第 39 段)。2017 年底，青年圣战运动攻占了索马里国民军的 4 个基地，抢劫了价值不明的物资、车辆和军事装备，使该团伙足以支撑一段时间。<sup>74</sup>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青年圣战运动的资金来源保持不变(见 S/2017/573，第 47 段；S/2018/14/Rev.1，第 40 段)。

47. 会员国评估认为，虽然伊黎伊斯兰国在索马里的能力很弱，行动不力，但仍构成威胁，因为索马里仍是今后伊黎伊斯兰国可能开展行动的重点。<sup>75</sup> 伊黎伊斯兰国在索马里的战略意图是，克服目前的制约，继续扩大到索马里中部和南部。为此，Abdikadir Mumin(未列名)一直在与当地作战人员沟通，说明他打算向南扩展，巩固现有的组织，争取那里的作战人员。<sup>76</sup> 此外，由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力量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失去了立足点，在利比亚受到压力，双重国籍的索马里人，或许还有一些其他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可能转移到索马里和该地区其他国家，从而增加了伊黎伊斯兰国的人数、技能和行动能力。<sup>77</sup> 具体而言，在阿拉伯

<sup>70</sup> 会员国信息。

<sup>71</sup> 会员国信息。

<sup>72</sup> 会员国信息。

<sup>73</sup> 2015 至 2018 年，青年圣战运动把简易爆炸装置从 5 公斤增加到 40 公斤，把车载炸药从大约 100-200 公斤增加到 800-1 000 公斤。

<sup>74</sup> 会员国信息。

<sup>75</sup> 会员国信息。

<sup>76</sup> 会员国信息。

<sup>77</sup> 会员国信息。

叙利亚共和国境内活动的一些索马里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已经与 Mumin 取得联系，可能会选择向邦特兰转移。<sup>78</sup>

48. 一些会员国继续应对与青年圣战运动和伊黎伊斯兰国都有关联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他们正从自己的领地进入索马里；并应对企图利用管理松懈的边界从其他冲突地区转移过来的作战人员。会员国还报告，存在持续招募、激进化、在线培训以及索马里境内强制征兵、为新来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建造专用营地的情况。

49. 与此同时，伊黎伊斯兰国在索马里面临资源危机。它夺取和接管港口等供应点的战略并不可行，因此该团伙采取抢劫和其他犯罪手段为其活动筹资。它继续得到在也门的伊黎伊斯兰国有限的财政支持和军事供应，包括轻小武器(见 S/2018/14/Rev.1，第 42 段)。

#### D. 欧洲

5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欧洲继续面临重大威胁。然而，袭击和未遂事件少于 2017 年同期。会员国表示，许多恐怖活动是安全方面没有前科的个人或其他被视为低风险者所为。此外，最近的恐怖袭击是从未去过冲突地区的个人实施的。袭击多用刀子、车辆等廉价、简单的方法，但蓄意袭击人多的平民区，造成很大影响。三醋酸甘油酯炸药的使用或图谋使用也有所增加。<sup>79</sup> 许多恐怖行动策划者都有犯罪前科。

51. 伊黎伊斯兰国继续利用社交媒体煽动欧洲的同情者在居住国发动袭击。伊黎伊斯兰国把 2018 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作为宣传的具体目标，鼓动恐怖分子在世界杯期间独自策划和发动袭击。该团伙继续传播各种攻击方法，以及制造炸弹和炸弹背心的指示。最近的趋势是，由于伊黎伊斯兰国的外部行动能力下降，从发出指示、协助袭击转向授意个人发动袭击。然而，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最近都有意进行更复杂的袭击，包括使用化学材料或遥控简易爆炸装置。<sup>80</sup>

52. 会员国指出，来自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回返者和转移者的流动没有达到预期程度，但绝大多数成功离开冲突及周边地区的人都返回了家园，而没有转移到其他地方。会员国关切地注意到，这些人可能传播无人机、简易爆炸装置和车载简易爆炸装置的知识技能，从而增加威胁。一些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能够利用商业现货组装武器。除了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流动带来这种行动影响之外，他们返回欧洲还可能激发当地同情者的支持。<sup>81</sup> 在这方面，会员国采取措施，基本阻止了作战人员前往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但这又造成了另一个问题，跃跃欲试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成为“受阻旅人”。伊黎伊斯兰国有数以千计的这些支持者活跃在网上，正是恐怖主义网络招募的良机。尽管伊黎伊

<sup>78</sup> 会员国信息。

<sup>79</sup> 会员国信息。

<sup>80</sup> 会员国信息。

<sup>81</sup> 会员国信息。

斯兰国核心力量削弱，宣传质量下降，但其利用商业加密发送大量信息，仍然在激化、招募和指导上产生很大影响。<sup>82</sup>

53. 欧洲监狱囚犯的激进化是决策者越来越关心的问题。与此同时，一些前几年因恐怖犯罪的被监禁者很快将获释放，在监狱内谋划的一些行动已被挫败。2018年5月29日，比利时列日市一名激进囚犯利用临时释放的机会，杀死了两名警察和一名旁观者。<sup>83</sup>

54. 会员国强调了冲突地区回返妇女带来的复杂挑战：一些会员国认为妇女有助于解决问题，但一些会员国认为妇女是安全隐患和威胁。许多妇女被限制在家，但也有不少妇女在社交媒体上积极招募新的作战人员，接受武器培训，甚至参加战斗。会员国强调，回返儿童给执法和社会服务带来更复杂的挑战，他们构成的具体威胁目前仍没有定论。在冲突地区出生的一些儿童，其背景和国籍不明。许多儿童受极端意识形态熏陶，有些参与战斗和暴力，包括在宣传视频中扮演角色。

55. 会员国报告，除了采购和流动路线方面的一些重叠，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没有具体证据表明欧洲恐怖主义团体与有组织犯罪之间存在合作。一个会员国评估说，伊黎伊斯兰国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同情者筹集资金的主要方式包括家人和亲属提供资助，以及伪造证件、小额贷款、假冒商品等小规模欺诈行为。

## E. 中亚和南亚

56. 基地组织仍在南亚存在。它适应当地环境，试图参与当地斗争，融入当地社区。它与塔利班关系密切。一个会员国表示，伊黎伊斯兰国构成直接威胁，而基地组织则是“高智商团体”，仍构成长期威胁。据报道，基地组织核心成员，包括 Aiman al-Zawahiri 和 Hamza bin Laden，身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基地组织其他核心成员可能会前往更安全的地区。

57.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在阿富汗仍有约 500 名作战人员，集中在法利亚布、萨尔普勒、朱兹詹、昆都士、巴格兰、塔哈尔和巴达赫尚等省。另有大约 500 名中亚作战人员分散在伊玛目布哈里党(QDe.158)、真主唯一圣战组织(未列名)、伊斯兰圣战联盟(QDe.119)和伊黎伊斯兰国。东突伊斯兰运动(QDe.088)在巴达赫尚拥有 400 名作战人员。<sup>84</sup> 印度次大陆基地组织相对孤立，因为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加强了安全措施，但该组织继续扑捉安全漏洞，伺机开展袭击。该组织是基地组织的最新分支，理念上倾向于在印度境内发动袭击，但据信其能力低下。会员国表示，阿富汗境内的印度次大陆基地组织估计有数百人，分布在拉格曼、帕克蒂卡、坎大哈、加兹尼和扎布尔等省。<sup>85</sup>

<sup>82</sup> 会员国信息。

<sup>83</sup> 会员国信息。

<sup>84</sup> 会员国信息。

<sup>85</sup> 会员国信息。



58. 伊黎伊斯兰国的核心继续协助一些关键行动人员向阿富汗转移。一个会员国报告，阿尔及利亚、法国、俄罗斯联邦、突尼斯和中亚国家国籍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最近抵达阿富汗；伊拉克萨拉赫丁省的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 Abu Qutaiba (未列名)据报已转移至阿富汗巴达赫尚省。

59. 一个会员国报告，最近在欧洲发现、挫败的一些阴谋，源自阿富汗的伊黎伊斯兰国。除在阿富汗各地立足外，伊黎伊斯兰国还企图影响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一个会员国表示，阿富汗的伊黎伊斯兰国应对克什米尔地区至少一次袭击负责。

60. 在巴基斯坦，据报广泛的反恐行动减少了恐怖分子人数和恐怖分子培训设施，也减少了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当地制造的爆炸物。一些恐怖分子被迫越境转移到阿富汗。<sup>86</sup>

61. 在阿富汗，伊黎伊斯兰国不顾阿富汗国防军和安全部队、国际联军和塔利班的压力，执意扩大地盘。伊黎伊斯兰国目前主要存在于东部库纳尔、楠格哈尔和努里斯坦各省，并在北部朱兹詹、法利亚布、萨尔普勒和巴达赫尚等省开展活动。伊黎伊斯兰国打算渗入加兹尼、昆都士、拉格曼、洛加尔和乌鲁兹甘省。在喀布尔、赫拉特和贾拉拉巴德，伊黎伊斯兰国已经设有潜伏组织，并在开斋节停火期间对政府和塔利班等目标高调进行了破坏性袭击。<sup>87</sup>

62. 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人数和造成的潜在外部威胁的性质，是会员国之间大量讨论的主题。监测组 2018 年 5 月根据关于塔利班及其他有关人员和实体的第 2255(2015)号决议发表的关于塔利班的第九次报告(S/2018/466)详细阐述了这些问题。会员国尚未就大幅改动报告中的重大判断达成共识，其中包括：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有 3 500 至 4 000 名人员，包括阿富汗北部的 600 至 1 000 名人员(两个数字均呈上升趋势)；领导人是 Abu Sayed Bajauri (未列名)；大多数人员和领导人曾是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的成员(QDe.132)；可能对中亚各国构成新的威胁。

63. 在中亚，来自阿富汗的恐怖威胁日益严重，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返回阿富汗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越来越多。返回者掌握武器和简易爆炸装置技术，了解战术，与犯罪集团有联系。一个中亚会员国报告，目前有多达 1 000 名作战人员，包括俄罗斯联邦和中亚国家的国民，他们正在前往阿富汗；估计那里已经有 750 名中亚各国国民，主要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可以说，他们对融入阿富汗乌兹别克族和塔吉克族居民之中并无不适。<sup>88</sup>

64. 在中亚，会员国认为当地人同情伊黎伊斯兰国。不过，一个中亚国家表示，进入 2018 年以来，据知没有一个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抵达该地。<sup>89</sup> 鉴于阿富汗边界两侧的恐怖分子自然相互关照，这一点需要加以监测。

<sup>86</sup> 会员国信息。

<sup>87</sup> 会员国信息。

<sup>88</sup> 会员国信息。

<sup>89</sup> 会员国信息。

## F. 东南亚

65. 东南亚一直存在恐怖主义威胁，特别来自地区内与伊黎伊斯兰国结盟的团伙。伊黎伊斯兰国 2017 年在菲律宾南部损失惨重，但其分支现金充裕，人员不断增加。<sup>90</sup>

66. 2018 年 5 月，印尼遭到一波袭击，包括袭击者在内的数十人丧生。两天中，以 Oman Rochman (QDi.407) 为精神领袖、与伊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当地小团伙网络 Jamaah Ansharut Daulah 的成员(见 S/2018/14/Rev.1，第 56 段；S/2017/573，第 62 段)及其家人成功进行了两次袭击，另有一次被当局挫败。<sup>91</sup> 5 月 13 日，包括一名 9 岁女孩在内的一个 6 口之家，对泗水的基督教教堂进行了 3 次自杀炸弹袭击；5 月 14 日，一个 5 口之家在泗水当地警察总部门口引爆两枚摩托车炸弹，除一名 8 岁女孩外，所有炸弹手都被炸死。<sup>92</sup> 此外，同在 5 月 13 日，另一个 6 口之家在附近的 Sidoarjo 制造炸弹，一枚过早引爆，炸死两名家庭成员。<sup>93</sup> 伊黎伊斯兰国通过其 Amaq 通讯社，称对成功的袭击事件负责，但似乎没有发挥直接作用。尽管如此，这三个家庭似乎至少彼此相识。<sup>94</sup> 这可能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先例，亦即利用妇女<sup>95</sup> 和儿童在内的家庭作为自杀炸弹手。<sup>96</sup> 在这些袭击之前，雅加达附近德普克的一所监狱发生暴乱，随后发生了对廖内警察总部的车辆和刀剑袭击；伊黎伊斯兰国也声称对这两起事件负责。

67. 在菲律宾南部，尽管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团伙在围困马拉维市的行动中遭受损失，但恐怖主义威胁依然存在(见 S/2018/14/Rev.1，第 58 和 59 段)，残余分子重新集结、训练营重启和招募活动，吸引了菲律宾境内外数百名追随者。<sup>97</sup> 此外，马拉维行动结束后逮捕了非东南亚的疑似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其中一些人用偷盗或虚假证件和(或)以分段旅行方法前往菲律宾，表明菲律宾南部仍然是吸引该地区以外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目的地国和过境国，这是因为当地为好战分子参与实战提供了机会，并且可以获得枪支。<sup>98</sup>

68. 伊黎伊斯兰国的地方附属组织(又称伊黎伊斯兰国(菲律宾)或伊斯兰国)由多个团体组成，包括 Owaida Mulok Abdulmajib(别名 Abu Dar)(未列名)领导的毛特

<sup>90</sup> 会员国信息。

<sup>91</sup> 会员国信息。

<sup>92</sup> 会员国信息。

<sup>93</sup> 会员国信息。

<sup>94</sup> 会员国信息。

<sup>95</sup> 印度尼西亚曾逮捕过女自杀炸弹手。见 Institute for Policy Analysis of Conflict (IPAC)，“从母亲到炸弹手：印度尼西亚女极端分子的演变”，2017 年 1 月 31 日。

<sup>96</sup> 会员国信息。

<sup>97</sup> 会员国信息。

<sup>98</sup> 会员国信息。

组织<sup>99</sup> 残余势力；Mohamad Karem(别名 Abu Muhamad)(未列名)领导的马吉德组织；Esmael Abdulmalik(别名 Abu Turai fie)(未列名)领导的 Turai fie 组织；Furuji Indama(未列名)等多名次级头目领导的阿布沙耶夫集团巴西兰省分支机构(QDe.001)。<sup>100</sup> 然而，Isnlon Totoni Hapilon(QDi.204)死后，阿布沙耶夫集团巴西兰省分支机构与伊黎伊斯兰国的关系较不明确，许多成员已与伊黎伊斯兰国脱离关系，更多地筹集资金从事犯罪活动，而非侧重意识形态。<sup>101</sup> 截至本报告撰写之时，尚未确定取代 Isnlon Totoni Hapilon 出任伊黎伊斯兰国在菲律宾各附属组织总头目的人选。<sup>102</sup>

69. 阿布沙耶夫团伙仍由 Radulan Sahiron(QDi.208)领导，并继续参与绑架勒索和敲诈，以维持自身生存。<sup>103</sup> 然而，与 2016 年相比，2017 年的绑架事件(尤其是海上绑架事件)有所减少，原因之一可能是根据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的三方合作安排加强了海上巡逻。<sup>104</sup> 阿布沙耶夫团伙主要针对当地人实施“快速绑架”，而不是更引人注目的海上绑架。<sup>105</sup>

70. 最近指认的国内人员凸显了中间人在东南亚伊黎伊斯兰国网络的融资、采购武器和培训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还显示了地区行为体之间以及地区行动人员和伊黎伊斯兰国核心之间的联系。<sup>106</sup> 例如，中间人为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向伊黎伊斯兰国菲律宾附属组织转移资金提供便利，并在菲律宾营地为从印度尼西亚招募的神权游击队成员安排制造炸弹和火器培训。

71. 据会员国称，伊黎伊斯兰国菲律宾附属组织不缺财政资源。除了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获得资金，他们还通过抢劫马拉维的银行和住家获取数百万美元，并利用这些资金进行招募(据报给想成为作战人员者支付 300 至 400 美元的加入费)及提供武器。<sup>107</sup>

### 三. 影响评估

#### A. 第 2347(2017)号决议

7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继续与会员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就伊黎伊斯兰国、努斯拉阵线和其他恐怖主义团体掠夺、走私文物问题进行接触，提高对第伊黎伊

<sup>99</sup> S/2018/14/Rev.1, 第 58 段；S/2017/573, 第 59 和 60 段。

<sup>100</sup> 会员国信息。

<sup>101</sup> 会员国信息。

<sup>102</sup> 会员国信息。

<sup>103</sup> 会员国信息。

<sup>104</sup> 会员国信息。

<sup>105</sup> 会员国信息。

<sup>106</sup> 美国财政部，“Treasury Sanctions ISIS-Philippines Facilitator for Terror Support”，2018 年 4 月 30 日；以及“Treasury Sanctions ISIS Facilitators Across the Globe”，2018 年 2 月 9 日。

<sup>107</sup> 会员国信息。

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制度的认识，并把执行第 2347(2017)号决议作为破坏其从这一活动中获取资源能力的行动手段。

73. 一些会员国向监测组报告，调查并缉获了来自伊拉克、利比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的文物。此外，由于主管当局无力全面监管这些地区，当地的考古遗址继续遭到非法挖掘和破坏。<sup>108</sup> 在贩运的第一阶段，当地人将文物倒卖给收集者。在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成员控制地区，收集者对文物进行分类，然后再一路向分段负责的恐怖分子纳税，直至将产品带出该地区。<sup>109</sup>

74. 会员国强调指出，伊黎伊斯兰国在领土控制顶峰时期可能通过这些贩运活动筹集了资金，但很难评估其是否储存了物品或仍可通过其他方式获利。难以获得准确的数据。大多数被掠夺和走私的文物体积小，易于在网上谈定价钱，增加了打击贩运行动的难度，市场上的大量假冒文物也使打击行动更加复杂。<sup>110</sup>

75. 发现了将文物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拉克和该地区非法运出的新贩运路线和目的地，特别是在南美洲。<sup>111</sup> 一个会员国强调，使用国际博物馆理事会的红色清单<sup>112</sup> 取得了一些积极的匹配，该清单把濒危文物种类分为 17 个地区类别。有些地区类别是世界的各个地区，有的是伊拉克、利比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等国家。

76.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强调国际博物馆理事会红色清单是海关和执法人员初步检查文化财产和接受这方面培训的有用工具。

77. 根据法律和监管框架，成员国海关当局是切实执行阻止走私文物流动管制机制中的一个关键利益攸关方。2016 年，监测组认定世界海关组织《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在行政上的修改是一项可能采取的措施(见 S/2016/213，第 28 段)。《世界海关组织商品命名和分类》第 97 章分为几个大标题，各大标题下均涉及文物。例如，标题(97.03)旨在记录任何种类和年代的雕像贸易。新的木质小雕像和古代大理石雕塑都列入这个单一分类。

78. 类似规则规范绘画、素描和色粉画(97.01)，雕刻、版画和平板画(97.02)，硬币和其他具有历史、考古和民族学意义的收藏品(97.05)等。进一步的具体说明，诸如根据物件年代和(或)历史或考古价值编排的副标题，将使国家当局能够通过更详细的风险分析更好地确定可能有关的文物，并拘押故意错误申报者。这将提供更多时间来调查其来源和所有权的历史。关于可能修订《世界海关组织商品命

<sup>108</sup> 会员国信息。

<sup>109</sup> 会员国信息。

<sup>110</sup> 例如，一个会员国介绍了拟在网上出售从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控制的伊德利卜博物馆掠夺的数箱文物的案件。

<sup>111</sup> 会员国信息。

<sup>112</sup> 国际博物馆理事会，红色清单数据库。可查阅：<http://icom.museum/resources/red-lists-database/>。

名和分类》及第 97 章解释性说明的提议最近已提交世界海关组织，目前正在审查中。

79.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其支持目前世界海关组织正在审查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第 97 章的拟议修正案。

#### B. 第 2388(2017)号决议

80. 几个会员国告诉监测组，它们欢迎第 2396(2017)号决议所载的关于回返者和迁移者的指导意见，包括对离开冲突区的妇女儿童的处理。会员国正在努力加强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身份的情报交流，原籍国与过境国之间的合作继续逐步改善。许多回返者和迁移者被起诉或以其他方式处理。然而，一些会员国认为，该决议还不足以确保国籍国和原籍国在处理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方面承担应负的责任。

81. 据估计，叙利亚北部拘留了几百至 2 000 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伊拉克拘留的人数远多于此，会员国估计在 9 000 至 20 000 人之间(取决于家庭成员是否计算在内)。第 2388(2017)号决议授权监测组与会员国探讨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贩运人口和在武装冲突中实施性暴力的问题。这一问题可能影响了一些已离开冲突区且现在被拘留的妇女儿童。尽管所谓的“哈里发国”犯下了暴行，但到目前为止，对监测组收集这一问题资料的工作的响应并不积极。会员国评估认为，性剥削从来就不是伊黎伊斯兰国的重要收入来源，但又缺乏说明该问题其他方面的资料。

82.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提醒其注意第 2388 号决议的规定，并请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更多回返者和转移者(包括妇女)在过境或抵达目的地时需要处理，可能获取越来越多的相关信息。应鼓励会员国留意收集这一信息的机会，以确定将与剥削和虐待妇女儿童相关的资金转移给伊黎伊斯兰国的个人或实体，供委员会列名。

### 四. 制裁措施

#### A. 旅行禁令

83. 2018 年上半年，监测组没有收到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所列人员的旅行报告。<sup>113</sup> 与此同时，几乎没有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进入冲突区；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逆向流动或扩散到其他冲突区的速度慢于预期。会员国继续加强措施以遏制这一流动，包括防止旅行及在双边多边收集和分享情报。会员国对被认为依然在伊拉克或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许多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状况和所在地点感到关切，尽管加强了边境管制，但他们可能会改变战术并设法转移。一些会员国依然难以在其空中、陆地和海上过境点识别外国恐怖主

<sup>113</sup> 会员国信息。

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转移者。这带来了重大的安全风险，并可能被伊黎伊斯兰国利用(见 S/2018/14/Rev.1，第 73 段)。

84. 第 2309(2016)和 2396(2017)号决议通过以来，监测组继续就实施预报旅客资料系统和旅客姓名记录系统的工作与会员国、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和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接触，以便能够有效地根据制裁名单及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列名数据库进行筛查。一些会员国在收集、处理和公布旅客数据方面取得了进展。目前，许多会员国已经实施了预报旅客资料系统。此外，一些会员国已从批量式预报旅客资料系统升级为互动式预报旅客资料系统。但是，旅客姓名记录系统的遵守率则低得多。<sup>114</sup>

85. 2017 年 10 月 23 日，预报旅客资料系统成为国际民航组织的标准。这就要求会员国建立预报旅客资料信息系统，建立适当的法律和体制框架加以支持，并符合国际公认标准。成员国应设立“单一窗口”处理预报旅客资料数据，亦即将数据发给一个政府实体，再由该实体分发给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单一窗口旨在加强航空公司和政府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最大限度地减少数据传输错误，并加强合作与协调。会员国必须具备基于预报旅客资料系统、对受不公正影响的旅客进行补救的机制。这是为了确保有保障地处理旅客数据，以保证数据隐私并确保公平合法地获得数据，确保数据具有相关性，并确保储存数据不是出于非法目的或时间过长。预报旅客资料系统的所有数据都应符合联合国行政、商业和运输电子数据交换旅客舱单报文的规格。<sup>115</sup>

86. 如果与有效的观察名单和生物识别技术配合使用，预报旅客资料系统和旅客姓名记录系统有助于发现名单所列个人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减少过境点旅客筛查期间出现虚假匹配的频率，并为合法旅行提供便利。然而，一些会员国存在困难，还需努力加强边境筛查，提高按照观察名单核查旅客数据的效力，收集生物识别信息，并加强信息共享的及时性和有效性。<sup>116</sup>

87. 监测组继续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接触，注意到会员国继续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库并提供了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逮捕和起诉一些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协助者。然而，在一些会员国，边境机构和航空公司无法获得这些信息：约三分之二的国际刑警组织成员的空中、陆地和海上入境点没有连接数据库。

## B. 资产冻结

88. 监测组继续与反洗钱金融行动任务组及其区域式机构合作，收集金融行动任务组正在进行的关于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和实施资产冻结举措的信息，提高对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制度的认识。金融行动任务组通过了打击

<sup>114</sup> 会员国信息。

<sup>115</sup> 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标准与建议措施，《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9：简化手续》，第 15 版(2017 年 10 月)，第 9.8 段。

<sup>116</sup> 会员国信息。

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综合战略，还通过一项行动计划把以下方面作为工作重点：确保持定期通报不断变化的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风险；确保情报和信息分享；确保适当有效地利用金融行动任务组的标准和联合国有针对性的金融制裁，查明和切断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活动。尽管迄今已开展了大量工作，但金融行动任务组的相互评估进程表明，并未有效利用这种有针对性的金融制裁，还须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89. 伊黎伊斯兰国丧失领土导致收入减少，可能不得不从多个渠道获得资金。会员国预计趋势是采用基地组织式的不对称战术，策划由小组开展的低成本行动，利用绑架勒索、犯轻罪、信贷和保险欺诈及互联网金融犯罪等方法筹集资金。此外，会员国强调指出，更多地使用电子钱包、众筹和加密货币等新技术使之更容易逃避管制，因而具有风险。

90.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提请其注意随着伊黎伊斯兰国失去最后的准国家收入流，可能变得越来越普遍的恐怖主义资助方法；强调全球绑架勒索事件的发生率及其他获得收入的犯罪和筹资方法可能增加；鼓励会员国在打击这些犯罪中继续交流信息情报和专门知识；并提请注意向恐怖团体支付赎金或对其作出政治让步就是在资助和协助他们的活动，并激励他们实施更多的绑架事件。

### C. 武器禁运

91. 监测组继续关注伊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及附属组织获得武器的问题。在这方面，会员国坚持认为，武器弹药继续流入恐怖主义团体仍是一个重大关切，边界管理松懈和原本用于合法军事民事用途的货物被转移给恐怖主义组织，仍是反恐工作的一项挑战。

92. 据报，伊黎伊斯兰国及其附属组织在制造简易爆炸装置、无人机武器化(见 S/2018/14/Rev.1, 第 87 段)和制作简易无后座力炮发射系统方面已经达到很高的复杂程度。<sup>117</sup> 因此，会员国评估认为，回返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所构成的一个危险是他们在冲突区获得了使用武器和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的知识。

93. 会员国报告，随着伊黎伊斯兰国回归不对称战术，简易爆炸装置的使用很可能会增加。在伊黎伊斯兰国控制的一些领土，制造简易爆炸装置所选的主要前体是硝酸铵。据报阿富汗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使用大量走私的这种化合物(见 S/2018/466, 第 55 和 76 段)，会员国报告，2018 年 1 月希腊缉获了一艘企图将这种化合物走私到利比亚的船只。单独行动者越来越多地使用普通家庭物件制造的过氧化丙酮简易爆炸装置。公开发布的调查材料指出，2018 年 5 月印度尼西亚泗水爆炸案中使用的就是这种材料。会员国报告，这类炸药的制作知识有时是在社交媒体平台获得的。

<sup>117</sup> 冲突军备研究所，“Technical Report on Islamic State Recoilless Launcher Systems”，2018 年 4 月。可查阅：[www.conflictarm.com/technical/islamic-state-recoilless-launcher-systems](http://www.conflictarm.com/technical/islamic-state-recoilless-launcher-systems)。

#### D.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

94. 秘书处目前正在与监测组合作测试一种新的增强版数据模型，该模型可以将名单所列人员的照片等生物特征数据添加到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上。秘书处指出，增加照片信息将大幅增加文件容量，可能为下载名单造成困难。秘书处确认，名单目前的数据模型与预报旅客资料系统兼容。为了满足金融、民航和其他相关部门最终用户的需求，秘书处还在考虑开发搜索引擎和移动应用程序，以减少用户下载和打印名单的需要。

### 五.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95. 2018年1月至6月，监测组开展了17次国别访问和技术访问。监测组继续宣传制裁制度，为此参加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欧洲联盟、全球反恐论坛、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等举办的28次国际大会、会议和讲习班。监测组还举行了两次情报和安全部门区域会议，重点讨论伊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构成的威胁。监测组提高了与会各部门对可把制裁制度纳入国家反恐战略的认识，并鼓励在本地区开展更密集的情报信息交流以应对威胁。

96. 监测组继续与金融、能源、文物及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的实体和团体接触。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继续与互联网公司合作，并参加了“技术反恐”举办的多期讲习班。在这些活动中，监测组提高了对制裁制度各项规定和制裁名单的认识。监测组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密切合作，编制第2368(2017)号决议第101段所规定的秘书长报告。监测组依然是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反恐执行工作队工作组的活跃成员，并参加了工作队的工作组。监测组还鼓励会员国反恐机构参加6月28日至29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会员国反恐机构首长高级别会议。

97. 监测组欢迎通过1267mt@un.org对本报告提出反馈意见。



## 附件

### 制裁名单个人和实体提出或涉及的诉讼

1. 下文说明已知的待决或近期已结案的涉及制裁名单所列或被委员会从名单中除名的个人和实体的法律诉讼情况。

#### 巴基斯坦

2. 在 2003 年巴基斯坦政府就一项不利裁决提出上诉后，Al Rashid 信托(QDe.005)就对其适用制裁措施一事提起的诉讼仍在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待决。Al-Akhtar 国际信托(QDe.121)提起的类似诉讼仍在省高等法院待决。<sup>1</sup>

3. 除了上文提到的两起案件，巴基斯坦救济基金会(以 Al-Akhtar 国际信托(QDe.121)的别称列名)一名受托人就其银行账户被冻结一事提起诉讼。<sup>2</sup>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4. 联合王国正在就质疑涉及根据本制裁制度所列下列个人决定的司法审查进行抗辩：Abdulbasit Abdulrahim、Abdulbaqi Mohammed Khaled 和 Maftah Mohamed Elmabruk(均已除名)。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审理内容涉及秘密证据的使用和披露级别的要求。<sup>3</sup>

---

<sup>1</sup> 巴基斯坦提供的信息。

<sup>2</sup> 巴基斯坦提供的信息。

<sup>3</sup> 联合王国提供的信息。